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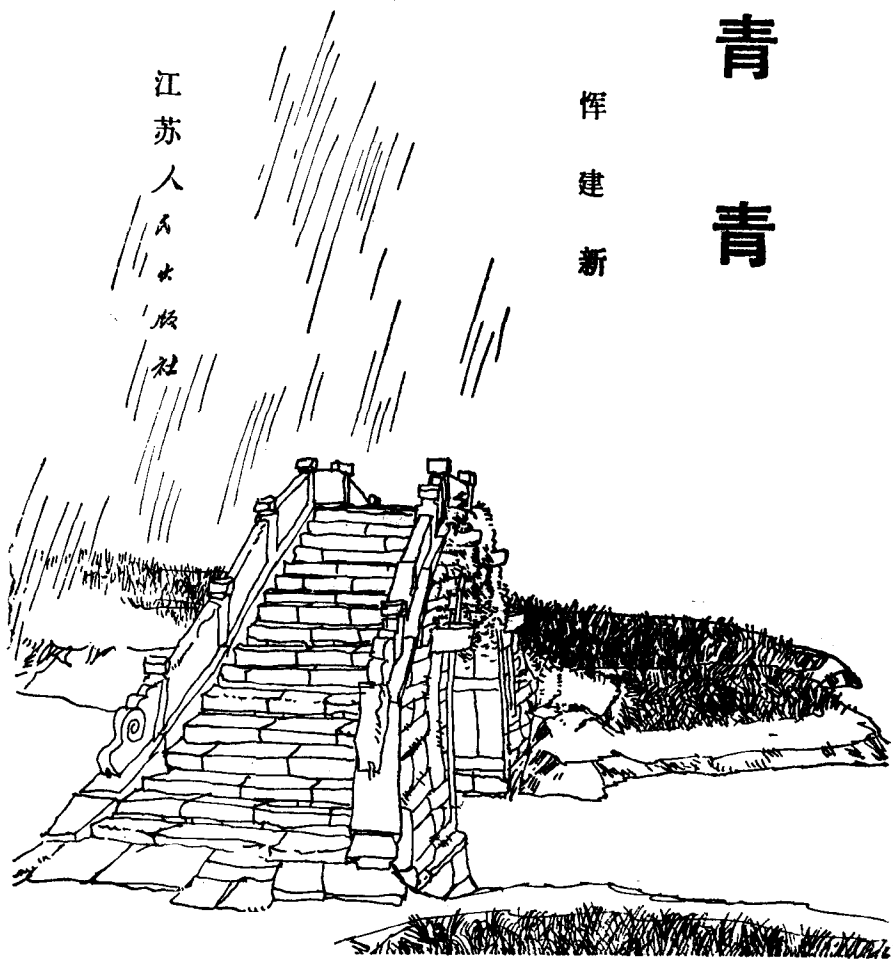


鸡 · 鸣 · 丛 · 书

麦青青

恽建新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潘小庆
插图 方 骏

变 青 青
恽 建 新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铅奋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0,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册

书号: 10100·610 定价: 0.54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目 录·

调动·····	1
跑步·····	26
栀子花·····	49
春雨·····	69
催生·····	82
天堂之路·····	90
麦青青·····	106
稻花飘香·····	123
信念·····	144
新来的校长·····	169
案板·····	186
翰墨缘·····	201
后记·····	217

调 动

—

从地区所在地开到这个小县城的最后一班客车进站了。下车的旅客提着旅行包，背着网兜，从出口处涌出来。他们看看天色，立即匆匆地穿过站前的广场，快步奔向自己的目的地。一会儿，就消失在纵横的大街小巷之中。

出口处最后出来一位妇女。她看上去五十出头，身体稍胖，一头短发夹杂着银丝向耳后掠着；脸庞丰满，皮色红润发亮。显然保养得很好。她把车票交给收票员，刚走出两步，身后的大门立刻嗤地一声拉上了。她回首望望，把左手的黑提包移向右手，便顺着马路向前走起来。

夕阳隐入远山，淡淡的烟霭从林梢、屋宇之间升起，一抹晚霞映着城西半截古塔，给这个江南山区的小县城染上一片苍凉、古朴的色彩。这位落群的旅客脚步迟缓，一迈四顾，从游移的目光看，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猛然间她停住了，目光停留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条标语上。那标语墨色鲜亮，刚贴上不久，上面赫然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还乡团头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丁国梁！在最后那个名字上，还用红笔醒目地打了个×。她显然慌乱了，失去了原先的雍容大度，连着掠了两次鬓发，惶急地把包从右手又换到了左手，焦躁的眼神四处搜寻着。当她发现十米开外来了一个

人时，立即快步迎了上去。

“喂！同志，请问到县委怎么走？”

“县委？”来人停住了脚步，原来是一位年轻姑娘。

“嗯。”

“从这儿往前，十字路口右手打弯，一直前进，到百货大楼前向左拐，再走两百米就是县委大门。”

“谢谢！”她刚走几步，又停下来，喊住了那位姑娘。迟疑了一刻，开口道：“请问，丁国梁……丁书记住……住在哪儿？”她显得有点慌不择言。

“你问他干什么？”姑娘有点吃惊，开始认真地打量起她来。

“我找他……”

“你？……”姑娘的眼睛闪着警惕的光。

“我……不，我……我是他的家属。”她噤着嘴，声音轻得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到。

“喔。”姑娘笑了，“你进县委大门，一直往后走，问老广播站就到了。”姑娘话中已带上了热情。

她再次道谢以后，返身就走。这时她步履生风，几乎小跑起来。

她终于来到了老广播站门口。这是一座旧式的四合院建筑，檐角斜挑，风火墙高张；大概年月久远，主人又不加修葺，墙灰已经剥落，露着青砖。她摸索着走上台阶，正要打门，又住了手。原来门上两个铁圈间挂着一把大锁，再定睛一看，在那木质显露的门框上还贴着一副对联：

走资派搞整顿手舞屠刀，

还乡团闹复辟卷土重来。

门楣横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她再一次愣住了。

暮色严严实实地盖了上来，晚风掠过白杨树梢，飒飒作响。她把手提包放在石阶边，茫然的眼睛投向前方，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攫住了她的心。她不愿再去问人，就在石阶上坐下。她确实累了。

不错，正如她自己向那位姑娘介绍的，她就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丁国梁的爱人，大名叫凌淑娟。她原先是地区机关的一名干部，早几年她还有棱角的时候，因为针砭时事，说过上层那几位“中央首长”的坏话，几乎被打成反党分子。靠边以后，就以病休为名，在家过着脱然无累的离职生活。她的爱人丁国梁原是地区农业局局长，一直在“五七”干校锻炼，去年随地委工作组到这个县工作，留下来当了县委书记。这个县一直是使省里、地区头疼的老大难单位。几年以来，这儿有三多：“反潮流战士”多，街上大字报多，群众怨气多。自从去年地委工作组在这里搞了一学三批五大讲，抓了整顿以后，三多变成了三少，县里工作很快上去了。但今年开春以后，据说这里又乱了起来，三少重变为三多，还盛传冒出了什么“四金刚”、“五虎”、“八大王”等。听着这些绣像小说中的绿林好汉的名字，凌淑娟的心里直发怵。虽然老丁每两个月一封的家信中都未提及，但传说越来越多，越来越神。俗说“十里无真信”，何况她还远在几百里外，这股风把她的心刮得在半空里晃荡着。这几年来，虽然她暗地对一些人的倒行逆施愤怒切齿，但已失去斗争的勇气，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见浪退三尺，免得溅湿了衣襟”。

相反，老伴、子女在她心目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昨天，她突然收到这边县里一封信，信是以组织的名义写给她的。大意是说，老丁在这里工作很辛苦，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大了，革命战争年代又受过伤，想照顾他，给他调动工作，希望她能配合组织上做做说服动员工作云云。信中措词恳切、热情，正合她的心意。因为自她听到那些骇人的传说以后，就一直盘算着老丁调动的事。她想，这种是非之地不宜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走了事，一了百了。为此她还着意奔走了一下，而地区农业局也要人，想老丁回去。因此在十天前，她火烧火燎地给老丁发了一封信，细细谈了调动的事。正当她望穿秋水，等着老丁回音的时候，这边组织上的信时雨甘霖般到了。所以她昨天接信以后就决定亲自来一趟。好在子女都不在身边，一个参军，一个下乡，说走就走，今天就赶到了这里。

县委大院里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了，就近那机关住宅大楼的窗户，也一块块亮起来，耀着温暖的光，还不时传来那种家庭特有的欢声笑语。初夏的晚风还带着凉意，一阵阵刮到身上，觉得痒人。今天凌淑娟是带着一盆火从车上走下来的，而一连串的遭遇却给她心中坠上了一块冰。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二

近处有人走动，似乎向这边注意着。一会儿，有一个人从路灯的阴影里走出，穿过砖石甬道，向凌淑娟走来。

“您是凌淑娟同志吧。”

正在凝神静思的凌淑娟吃了一惊，赶忙站起身来。借着路

灯的光，她看到来人瘦长条子，穿一身毕挺的涤卡衣裤，虽然上下全灰到底，倒也非常合体。他满脸堆笑，一双眯缝的眼睛正盯着她。于是她彬彬有礼地欠一下身子，点了点头。她心中非常惊讶，自己到这里还不满半小时，怎么会有人认识她。

不等她继续想下去，来人已握住她的手摇起来，嘴里连声说着：“啊，您来得真不巧，老丁下乡了。不要紧，您累了，先到招待所休息一下。您晚饭还没吃吧！啊啊，马上先吃点东西。不要紧，到了这里，就到了家，宾至如归嘛。啊……”

来人热情中掺着关怀，作出的安排如顺水放舟，得体而自然，就象一把温度适宜的熨斗在你的心灵上推过，熨贴而舒服。今天凌淑娟踏上这个县界，碰见的都是冰块冰渣，现在突然冒出这么个热心热肠的人，她心中顿时升起一种感激之情。更何况她今夜食宿尚未落实，一天旅途劳顿，也确实马上需要休息。因此，等那人第二次作出请的手势时，她就不由自主地拎起手提包，跟着他走了。

转弯抹角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了招待所。在那幢接待普通人员的大楼前，他们没有停留，来人把她带进了一个精致的小院。从房间的摆设看，凌淑娟明白这不是一般人能下榻的地方。一刻儿，就有招待员端来了洗脸水，随即一杯香冽芳馨的碧螺春也泡了上来。

在单人沙发上坐定以后，对方那种明白而有条理的热情话语又如山涧的泉水，滔滔不绝地涌流出来。从谈话中得知，此人姓于，也在这边县委工作。不过，现在凌淑娟看得更清楚了，这位老于面孔白皙，说话时的表情比原来看到的还要丰富得多。

“啊，您还是第一次来吧！不容易，几百里路途。啊，要是早

一点打个电话，派辆小车子也不是难事。唉！老丁也真是，知道您来，却下乡了，让您一个人等着。等他回来，还真要批评批评他。”

凌淑娟新来乍到，碍于礼节，不能贸然插话，一直洗耳恭听着。当听到老丁时，她忍不住，才轻声作了一下分辩：“不，我来他不知道。”

“喔喔，不知道也不要紧，我们马上设法通知他，唉，老丁真是革命不顾家罗！……”

谈话渐渐转入正题，老于眉飞色舞，侃侃而谈：“老丁这个人哪，什么都好，就是太不爱惜自己。年纪这么大，革命战争年代又受过伤，身体这么差，还跟年轻人一样逞强，哪吃得消啊？唉，拉车的牛还有歇肩的时候嘛，组织上也想照顾他，就是不听劝啊！……”

尽管对方讲话噜噜苏苏，有时还免不了装腔作势，但凌淑娟今天听得下去。当对方提到组织上时，她蓦地想起，这个老于谈话的内容正和那封信中写的一样，从这人的身分看，确乎也能代表组织。于是她打断他的话头说：“我昨天接到你们这儿组织上的一封信，也谈了老丁的调动问题。”

“喔喔！”老于眼睛放出光来，但眼珠一转，却用一种毫不知情的语调说：“这儿组织上有信给您，说明组织上确实很关怀他。啊啊，调动嘛，我看也应该。这儿是山区，条件很差，生活上与城市不能比罗，如能调个工作，譬如到地区机关。……革命工作嘛，到处一样，于他本人也有益。啊……”

“唔唔！”凌淑娟同意地点着头。

“而且，”他凑过头来，神秘地低声道：“当前的形势你也看到了。唉，象老丁这么干，还有人说他搞复辟倒退，搞唯生产

力论，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大标语，都闹起烟来了。我们这些领导真难当啊！不过，这也难怪，群众运动嘛，千条心，千张口，牙齿和舌头都有打架的时候。啊……”老丁打了个顿，眼光扫了一下凌淑娟，身子探过茶几，几乎附耳说道：“看这运动发展的势头，还要向纵深发展。最近梁效、池恒、初澜，这些最权威的文章，道理都越讲越明了。老丁早年参加革命，身上还有伤疤，已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了，我们真为他捏着把汗。唉！前途难测，前途难测啊！”

报上这些文章，凌淑娟是看过的，当时她除了愤恨，就只有蔑视。但现在经老丁这么一提，她好象陡然明白了这些文章的具体意图。随着讲话的一层层展开，她心中的担心和忧虑也在一层层增加着。

对方看得到凌淑娟脸上的细微变化，话更多了：“啊，你是第一次来，还不知道这儿的厉害。这个县是蒺藜堆、滚油锅。这几年来了多少干部，朝来夕去，走马灯似的，谁都见这里三分怕，避都来不及呢。唉！人心都是肉做的，看老丁撑着这条顶风破船，谁见了都心疼。‘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按理讲，你们的老家在山东，那地方也不错嘛，胶东苹果莱阳梨……啊啊，身处乱世，还图个什么呢？……”

这位老丁作比设喻，言近指远，站在凌淑娟的立场上，为她分析厉害、启示方向、设想办法；倾吐着同情，表示着关怀。凌淑娟被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虽然在谈话中，她的思想偶一打顿，理智冒上来的时候，能发现对方热情近于谄媚，关怀隐含虚伪，但他那娓娓动听的言词，又很快把她的思想俘虏过去。这时凌淑娟又想起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触目惊心大标语，她甚至已设想得出那些“金刚”、“老虎”、“八大王”的。

狰狞面目。啊，这里是可怕的深渊，无底的陷阱，要不是她还未见到老丁，她真要连夜乘车子逃走了。这次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要劝老丁调动，那怕用九牛二虎之力。在他们一席话终了时，凌淑娟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三

谈话结束，老丁出去了。招待员端来了晚饭：一盆白斩鸡、一碟盐水虾、两只热炒，加上两样新上市的时鲜蔬菜。菜简单而清爽，但对凌淑娟一个人来说，已经丰裕过分。正当她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位热情的老丁端着一盆银鱼汤进来了，蒸腾的热气糊着他的脸，使一条条笑纹更加柔和、亲切：“啊啊，站着干什么？快坐，把你饿坏了。”

“我……我不饿。”不知怎么，凌淑娟冒出这样一句很不得体的话。

“啊啊，我明白。其实没什么，老丁不在，我们也一样。你第一次来，我们理该尽地主之谊。穷乡僻县，比不得你们城里，你随乡入乡，就便吃点吧！”说完做个手势退了出去。

凌淑娟坐了下来，对着这一桌子菜发愣。其实她真不饿，心里已经被“调动”塞得满满的。而且她手提包里还有煎饼，这是老丁喜爱的家乡饭，临来前赶做的。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一个粗犷的喉音：“叫我好找！”随着咚咚的脚步声，一个人跨了进来。啊，丁国梁来了。

凌淑娟眼睛一亮，站了起来：“没想到我会来吧。”

“我回来的路上，有人告诉我说你来了，谁知你却到了这里。”丁国梁打量一眼桌上的饭菜，笑呵呵地说：“他们真把你

当大客人待了。想不到你一来，就有这么大的口福。”

“都是那位老于同志办的，真叫人过意不去。”

“嗯，我还给你买了馍，看来多余了。”

“啊！那走吧，我正为这桌菜发愁呢。”凌淑娟如释重负，终于找到了解脱的机会。

“你真肯跟我去啃馍，那就走！”丁国梁笑着说，快刀斩乱麻，戛巴干脆。

夫妻俩刚走出小院，墙角处一个人影闪过。丁国梁眼尖，立刻喊住了他：“喂，老于，八点在县委办公室开常委会，请准时参加，不另外通知了。”

“啊啊，八点。好！好！”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过老于站在墙角的暗处，没有过来挽留，眼睁睁看着丁国梁把他的客人拉走了。

他们又回到了那个老广播站。

老丁拉亮了电灯，把凌淑娟让进屋里。老丁的宿舍在东厢房，只占了这幢建筑的一小部分。西厢房和正屋堆满了杂物，充作了县委的仓库。

凌淑娟打量着老伴在这里的家：靠后墙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的还是那条当年南下时发的已经看得出经纬的军用毛毯，一床薄棉被折得四方四正，有棱有角；东窗下一张二屉办公桌，一张旧木质靠椅，桌上堆放着马列著作和“毛选”；桌旁边是一只自制的报架，挂着《人民日报》和省报；床底下一只旧皮箱，墙上雨伞凉帽，余外别无它物。一切简陋、整洁，和老丁的人一样。

看罢家，凌淑娟又细细端详起分别一年多的老伴来：他瘦了，颧骨突出，已经拔顶的额门上又添了几茎雪也似的白发，

但脸色黑红透亮，看上去更加结实，眼睛虽布满红丝，依然深沉明亮，闪着灼人的光……

“怎么，没见过？”丁国梁看着凌淑娟，笑呵呵地说，“没少胳膊没少腿，还是那个丁国梁。来，开饭吧！”说着打开手里的挎包，拿出一个饭盒，往凌淑娟面前一送：“不过有个条件，你有好吃的也得拿出来。”

凌淑娟斜了他一眼，笑着说：“你呀，还是那个脾气。”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大卷煎饼和一瓶辣酱。

丁国梁不客气，大手一抓，卷起两张煎饼，蘸着辣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凌淑娟看着狼吞虎咽的老伴，心中泛起了感情的波澜，他真不爱惜自己，他缺少生活上的照顾啊！她看着看着，不禁柔声问：“刚从乡下回来？”

丁国梁点点头：“我带了机关一个工作组在云山公社蹲点，他们那儿双抢中的茬口安排、劳力调度闯出了一条新路子，今天回来开常委会研究，统一思想，明天分头下片推广、落实。另外还要对那些倒流回城‘反潮流’的工作队员做做说服动员工作，全部站到双抢第一线去。”接着他又饶有兴味地向凌淑娟介绍起那条新经验来。

凌淑娟吃惊地看着老伴。使她不理解的是，他好象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对街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好象压根儿没看见一样。

丁国梁忽然抬起头，问道：“喂，咱们摇了半天船，缆绳还没解，你怎么想到这儿来的？”

“我？”凌淑娟抿嘴笑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兴来？”

“假话，一定是负有使命来的。”丁国梁眼光在凌淑娟脸上

一閃。

“被你猜中了，我昨天接到你们这儿一封信。”

“谁的信？我的信才写了一半，还在抽屉里搁着哪！”

“不，是你们这边组织上写的。”

“喔！还是组织上写的。来，拜读拜读！”丁国梁大手一摊。

凌淑娟从提包里拿出那封信来。丁国梁看过以后，沉默片刻，抖抖信纸问道：“你就为这事来的？”

凌淑娟点点头。

丁国梁眼光掠一下信纸，意在言外地说：“一个县委书记，凭这封信，就能调走了？”

“不！”凌淑娟没有明白老丁讲话的所指，赶快分辩说，“我们可以提提要求嘛。”

“提要求？那好，谈谈调动的理由吧！”

于是凌淑娟把这几个月来的考虑、到这儿以后得到的印象，加上担心，忧虑，一古脑儿倒了出来。她说得那样真切动人，陈述的理由是那样充足和难以辩驳，末了还重重强调了一句：“这回你一定得走，这里不能蹲了！”

丁国梁眉峰微微蹙起，认真地听着。听完以后，微微一笑说：“嚯，一套一套的，比你来信中又有了发展。好象有人给你上过理论课了。”

凌淑娟脸一红，回头一想，刚才自己所讲的正和那位热心好客的老于讲的如出一辙，不惟层次、推理纹丝不差，甚至还导引了他的一些语气。

丁国梁笑笑：“看来这次我是一定得走了？”

“嗯，这边组织上支持，地区农业局也要你。”凌淑娟期望地点着头。

“那这请调报告怎么写呢？”丁国梁装作为难地挠着头皮，一字一顿地说，“兹因爱人凌淑娟为我日夜忧虑、焦心，怕我在此被‘五虎’、‘八大王’吃掉，丁国梁要求调动工作……”

“哎，你……”凌淑娟狠狠瞪了他一眼，气急败坏地打断他的话头说，“年纪这么大，还象当年一样的脾气。现在都快火烧眉毛了。”

丁国梁故作惊讶：“噢！我不是按你说的理由讲的吗？丝毫儿不差呀！”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凌淑娟一脸正经，“你应当这样写，年纪大了，受过伤，现在身体很差，不适宜担任县委书记工作。”

“瞎说！我才双五加一，伤疤有几块，可弹头弹片取出来了；至于身体嘛，黑了些，瘦了些，但每顿半斤大米饭，今天晚上吃了六张煎饼。”

“唉！”凌淑娟急得几乎要跺脚了，“你怎么老牛横背纤，应当灵活一点嘛！”

“灵活！这也好灵活？”

“嗯！”凌淑娟祈求似地点点头。

“喔，弄了半天，你是要我向党、向组织上说假话啊！”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唉……不过……”凌淑娟语无伦次，说不上来，她这才明白上了老丁一个大当。稍停，她有点气恼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次你一定得想法走！”

“走？这儿几十万亩土地，几十万人民怎么办？”

“走了你，自有能人来顶！”

“你风格倒真高！如若别人也象我们一样不肯来，难道就让那批‘老虎’、‘大王’上台，把几十万人民往虎口中填？你这

样大方，我丁国梁还没这个度量！”丁国梁语气渐渐严肃起来。

凌淑娟几次讲话撞了墙，有点泄气，但还没有失去最后说服他的希望。她望着老伴黑瘦沉毅的脸，心里想：他的话是对的，但那是在以前。这些年来，一些人胡作非为，把什么都搞乱了，哪里还有什么是非、原则，对有些人，党性更是多余的东西。应当让他回到现实中来。她在心里感叹着，以提醒的口吻说：“老丁，按理说，你是对的，可现在的形势……”

“形势？”丁国梁打断了凌淑娟的话头，用一种陌生的眼光审视着她：“我不知你指的是什么形势？我看到的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规划遭到了破坏；我看到的是有人想当吕后、武则天，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回到封建时代去；我看到的是有些人向无产阶级举起了屠刀，这些狼心狗肺的甚至还要动我们周总理的脑筋……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党和人民所面临的形势。这些家伙以为在中国大地上扬几把沙子，就能把天空遮黑了。呸！做他娘的大头梦！”丁国梁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末了，他挥拳在桌上一击，桌上的饭盒当啷一声跳了起来。

凌淑娟骇怕了，她看看窗外，小心地阻止他：“老丁，你不要太激动，这一些我也懂，可这个县……”她说话越来越无力，最后的语尾没有吐出来，又咽了回去。

丁国梁没有看凌淑娟，他顺着自己的性子讲下去：“哼！母鸡上灶，小鸡乱跳。这个县是有那么几个人通了海，通了天。他们以为时机到了，吃了饭不干事，东闹西吵，把一块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净土搅得乌烟瘴气、疮痍满目。不错，他们的棍子已在我头上抡过无数回了，我也看到了他们掖在衣襟下的刀尖，